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译丛主编 鲁路

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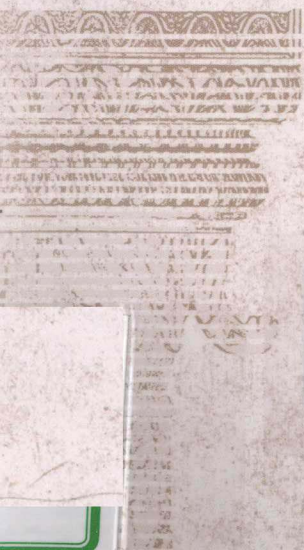


[奥] 康拉德·保罗·李斯曼 著

(Konrad Paul Liessmann)

王彤 译

鲁路 校



中国八代八子出版社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译丛主编 鲁路

# 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



[奥] 康拉德·保罗·李斯曼 著

(Konrad Paul Liessmann)

王彤 译

鲁路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克尔凯郭尔 / [奥] 李斯曼著; 王彤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ISBN 978-7-300-11740-9

I. ①克…

II. ①李… ②王…

III. ①克尔凯郭尔 (1813~1855) - 哲学思想

IV. ①B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2136 号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克尔凯郭尔

[奥] 康拉德·保罗·李斯曼 (Konrad Paul Liessmann) 著

王彤译

鲁路校

Kierkegaard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5.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83 000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目 录

引言 克尔凯郭尔的 <b>现实性</b> .....	1
第一章 思想者及其 <b>生活——一种警示</b> .....	8
第二章 那位单一者 .....	25
第三章 引诱的艺术与 <b>婚姻的道德性</b> .....	41
第四章 悬置道德 .....	64
第五章 有罪抑或无罪？——一种重复 .....	80
第六章 自由的眩晕 .....	99
第七章 信仰的悖论、历史的进程与 存在的窘境 .....	118
第八章 绝望作为人的规定性 .....	150
回声：悬崖上的沉思 .....	164
年表 .....	168

## 引言

# 克尔凯郭尔的现实性

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是 19 世纪前半叶的思想家。也许初看上去这样做有些令人吃惊，即不仅承认他具有一种未被减弱的现实性，而且是恰恰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时，还承认他具有一种特殊的现实性。克尔凯郭尔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古典哲学的组成部分，他是存在主义的先驱，是官方教会意义上的衰退了的基督教的激烈的批判者，这一点已为接受和研究过程所确定。因此，你很难再相信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直接的影响力。如果你想认真

思考克尔凯郭尔，那么，这就意味着，你要面对一种直接指向读者的叙述，这一叙述不为接受、研究和解释所打断。在克尔凯郭尔之前或之后，几乎没有哪位哲学家如此直接地面对个人，这种直接性只允许独特方法的间接性，它放弃了研究、科学或解释的中介。当然，克尔凯郭尔的这一意志在今天很难实现。历史在某些时刻可以把最独特的个人努力归结为复杂发展过程中的因素，它并没有对克尔凯郭尔网开一面。他已不再与我们直接对话。无论我们何时尝试阅读他的作品，他那种对所有中介形式的憎恶仍然可以反映出来，仍然在决定着我们对这些作品的体会。要想脱离被那些二手材料强加于克尔凯郭尔的框子，就决不能逆着阅读这位丹麦人。你只须重新阅读他，让他在他所有的那些矛盾当中起作用，这样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时间的流逝也多少对此有影响，即克尔凯郭尔不仅可以解决（如果不是解决，那也是在很多方面可以适当地讨论）过去时代的精神问题，也可以解决我们当今出现的新争端。不该忘记，克尔凯郭尔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与马克思一道，同时又作为马克思的对立者，他也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继承者和批判者。1843年，马克思的天才著作《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导言》问世。这说明对宗教的批判已经完结，而新的要求已经被提了出来，即要把理论批判转换为可以使哲学变成现实的革命实践。在同一年，克尔凯郭尔的天才处女作《非此即彼》（*Entweder/Oder*）出版。可以说，马克思关心的是对纯粹批判的批判，并将其转变成集体的革命实践，而克尔凯郭尔关心的则是对理论化、美学化的生活方式的批判，他寻求的是受伦理制约的实践，但他还未触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宗教信仰问题。马克思认为，无产者是一个质朴的群体，只要思想的闪电划过无产者的大脑，他们便闻风而起，彻底改变人类命运并拯救人类。而克尔凯郭尔则始终把决定权与个体密不可分地放在一起。马克思出于他对黑格尔的批判，把无产者当成了物质基础，他们接受哲学，肩负着世界历史的重担，他们作为唯一的革命阶级，是按照历史规律来承担起这一重任的。而克尔凯郭尔则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认识到，个体性和偶然性是无可被欺骗的——就像历史也同样不应该被欺骗一样。克尔凯郭尔与黑格尔、马克思不同，他不考虑系统和整体，只考虑处于生存状态下的个体。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导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在世界历史意义上遭遇失败，世界无产者不再是一个革命

阶级，在马克思—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已戛然而止。这一切使得资产阶级自由社会制度在广泛意义上成为唯一有着丰富含义与可操作性前景的社会，同时，这一切也必然重新提出作为这一前景的拥有者的个体化问题。无人能像克尔凯郭尔那样关注对个体的存在可能性的分析，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实际上获得了无从料想的现实性，作为个体的个体生命如果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之一，那么，克尔凯郭尔对生命的分析——不管他赋予了这种分析多少目的性——就必将迎来感动人以及深受感动的兴趣。

克尔凯郭尔（不管他自己如何看）的目的，是要澄清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这未对以上发现有任何影响，因为对他来讲，基督徒的可能性与个体范畴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有另一个问题，对个体的分析才变得必不可少。在克尔凯郭尔的读者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时，他的现实性的另一面又在闪闪发光。克尔凯郭尔更愿意充当一位启发式教学者，把读者骗到基督教当中。所以，读者总能（不仅仅从他的博士论文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种“对苏格拉底的永恒回望”，在克尔凯郭尔看来，那位“非基督教”哲学家苏格拉底意味着人类理性所能达到的最远边疆。克尔凯郭尔



将理性推演到悬崖，认为只有向信仰的飞跃可以超越这一悬崖，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像他那样分析了现代主体的基本心理状态和基本问题。克尔凯郭尔在他和读者之间设置的滑稽因素常被隐瞒，或者只是从一种启发式教学的伦理学角度得以认知。克尔凯郭尔的另类特征也被忽略了，因为它们根本不符合基督教思想者的传统形象：美学与性爱。本书也只能指出这一点，即不仅要把克尔凯郭尔当作美学家，给予其以（较目前为止）更为认真严肃的重视，而且还要把他当作一位具有现代哲学思想的伟大色情作家来加以发现和认识。

不仅要指出克尔凯郭尔是色情作家，还要指出他是《虔诚的言论》（*Erbauliche Reden*）的作者，是反丹麦教会的大众传媒战士，最后，他还是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作家。按照外在和形式的角度来划分克尔凯郭尔的著作，这种做法是不被允许的，即便如此，鉴于他的著作浩繁丰富，从导论的角度来看，还是必须找到侧重点。对完整的克尔凯郭尔的全面表述严重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和意图，而一种表面化的概述也必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做出以下决定就不难了，即：集中讨论那些很容易打开通向这一思想家的路径的作品和

阶段，从而解释那样一些问题和情况，这些问题一方面构成了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作家生涯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激发了人们对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接受。这些作品就是从《非此即彼》到《致死的疾病》（*Krankheit zum Tode*）的那些匿名著作，它们是本书的中心议题。

本书既未提出以下要求，即对接受克尔凯郭尔的形式或克尔凯郭尔研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不同解释模式进行综述，也不想添加一种新的解释——虽然不可否认，我们同意开启一扇门，它允许我们把克尔凯郭尔的宗教范畴当作现代人的基本状况的密码来解读。但本书并不尝试去同情克尔凯郭尔。这将与他的思想最内在意图相左，也与他赋予这一思想的那些形式相左。克尔凯郭尔令人激动的是其思想本身的律动，而不是在哲学理论上正确无误的概念指引，或臆想的成果下对这一思想的追加性概括。因此，写作此书时，我努力关注于文本，而不把文本与普遍问题相联系，或从普遍问题出发阐明这些文本。这种与文本的贴近（我的命题）可以使人感受那一思想在矛盾当中的张力。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讲，这种张力是独特的，任何一篇概括性文章

肯定都会从这一张力中得到点儿什么。本书不希望被当作“克尔凯郭尔导论”来理解，而更愿意把人们吸引到克尔凯郭尔那里。只要能让读者对克尔凯郭尔感兴趣，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 第一章

# 思想者及其生活——一种警示

没有哪位哲学家像克尔凯郭尔那样，生命与思想联系得如此紧密。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动机与问题能从他的生活变迁中找到答案。不仅如此，他之所以成为作家，也归因于他与父亲的关系，归因于他不幸的订婚故事。很少有人能像克尔凯郭尔那样，将他的个人问题和内心矛盾演变成公众谈资，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把公共话题私人化，把私人事物公共化。他坦然地将爱情信件和最私密的日记补入他的美学哲学著作里，他的某些书籍完全就是个人的信息，他总在提及并在

哲学意义上反思自己那罕见的订婚故事。这一切都不得不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的生命与作品具有异乎寻常的统一性。无怪乎人们会倾向于将克尔凯郭尔之思想和写作评价为以及低估为他的生命的表露。但恰恰在克尔凯郭尔这里，我们要提出警告，不能通过揭示背景材料来轻视他的思想的活动与成果。就算很多事情只有通过生活史才可理解和廓清，他的思想的可靠性与准确性也远远超过个人简历的范围。以下这篇简短的传记绝不承担解释哲学家作品的责任，而只想告诉读者一些克尔凯郭尔的生命中的事情，这些事情对理解本书下文总是不可或缺的。

索伦·阿比耶·克尔凯郭尔（Sören Aabye Kierkegaard）于1813年5月5日出生在哥本哈根（Kopenhagen）。他的父亲迈克尔·皮特森·克尔凯郭尔（Michael Pedersen Kierkegaard）来自威斯特兰（Westjütland）的一个贫寒农家，在哥本哈根他事业有成，40岁就可以退出职业生涯，退休在家，直到1838年去世。克尔凯郭尔的母亲是迈克尔·皮特森的第二任妻子，他原来的女仆，他的第一任妻子死后一年，他就娶了她。婚后四个月她就生了个女孩，后来又陆续生了6个孩子。索伦是最小的，他的5个兄妹童年时死去了。克尔凯郭尔很少提及他的母亲，他父亲的性

克

尔

凯

郭

尔

格、教育方式和生活却对他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也许对他思想有决定意义的基本问题正是他与父亲的关系。米歇尔·皮特森被认为是一个忧郁的虔信派教徒，他要让他的孩子接受严格的基督教教育。在回忆成为作家之前的生活时，克尔凯郭尔写道：

孩提时代，我接受的是严格、严肃的基督教教育，合乎情理地讲，是疯狂的教育。很小我就受到那抑郁的老人（即父亲）给我留下的印象的伤害，他自己也在这些印象下垮掉——一个孩子要以疯狂的方式装扮成忧伤年迈的人。天呀！没什么奇怪的，有时我觉得基督教就是最不人道的暴行。<sup>[1]</sup>

父亲的限制性教育促成了少年克尔凯郭尔想象力的勃发。在哲学小说残篇《论怀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 est*）里，克尔凯郭尔描写了一位敏感少年约翰内斯·克里马库斯（Johannes Climacus）的精神发展，人们不会怀疑其自传性内容。那里写道：

院子里没什么好玩的，他几乎从不出门，他早已习惯独处，与自己的思想打交道……有时约翰内斯请求出去玩，大部分情况都是被拒绝的。

作为回报，父亲有可能建议手拉手楼上楼下地转……要是他的请求被接受了，他就可以决定去哪儿。于是，他们出了门，去附近一处避暑行宫，或到河岸边，或去大街上四处徜徉。一切都与约翰内斯的要求相符，父亲可以办成一切。当他们在游乐场走来走去时，父亲就给他讲他们看到的一切，他们和过往的行人打招呼，车子在他们身边叮叮当当响着走过去，盖过了父亲的声音。女厨师的水果比任何时候都诱人。他一切都讲得那么精确、生动、惟妙惟肖、细致入微，这些其实约翰内斯都知道。他不知道的，父亲讲得就更为详细，栩栩如生，以至这么散步半小时，他会感到疲惫不堪，就像出去一整天一样。〔2〕

克尔凯郭尔的想象力也许正根植于这些散步中，还有他对内心、对情绪变化，特别是对意识的关注，大概也源于这种游乐场里的散步。后来他说：“我根本没生活过，除了在精神当中，我没当过人，压根儿就没当过孩子和少年。”〔3〕想象力上升为反思能力，常常是一种自虐的思想挣扎，那种连续的生命的过程是不可能了。

我就从没有过直接性，从人性讲无论好坏，

我都没经历过，我立刻就开始反思，不是在以后才积攒些反思，我彻头彻尾就是反思本身。〔4〕

彻头彻尾的反思——克尔凯郭尔为此付出的昂贵代价是一种孤单与忧伤的混合，一种“接近疯狂”〔5〕的压抑，套用《圣经》的话，这压抑是他“肉中之刺”〔6〕，一生都在折磨他。但他却把这肉中之刺看作他创作的条件和表达。1849年的一篇日记里有这样的话：“有时我很愉快地想，正是我肉中之刺（我努力忍受其苦）帮我成为世界的眼中钉。”〔7〕几近狂躁的反思冲动、毫无生活能力，这些都逼迫克尔凯郭尔确定无疑地成为观察者。他观察一切，接受一切，记录一切，反思一切，自己却无法参与其中。“我的受难是反思性受难，或者，是反思取代直接痛苦之后这世上所能出现的苦难。”〔8〕他担当起这份磨难，知道“世界需要苦痛，就像坏血病人需要蔬菜”，知道“理性与反思”是时代的不幸——但也正因此，才需要出现一个人，“他可以彻头彻尾地思考一切反思”，这是一个理性之人，他戴着“讽刺与幽默的面具”，怀有“至善的热忱”〔9〕。

克尔凯郭尔急匆匆地闯进生活，他这么做只是个幌子。“欺骗”——欺骗他人且自欺欺人——在许多方



面实质上就是这位丹麦哲学家的生活和思想。他完全清楚：

只要回忆，我就非常认同这一点，即我不可能在别人那里找到任何慰藉或帮助……我就这样在生命中游荡，对一切可能的生活享受熟悉至极，但其实我却从来没有享受过。相反，根据忧伤的痛苦程度，我却乐于制造一种享受的假象，在与一切可能的人交往时都是这样，但我从没想到有谁会成为我的朋友，别人也没想到要成为我的朋友，就是说，我必然要成为并且也成为观察者。作为观察者，作为幽灵，我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我可以非常近距离地观察所有的喜悦、激情、氛围和感受，我不停地练习着把一个人里里外外地看个够，再来模仿他。<sup>[10]</sup>

在回忆过去时，克尔凯郭尔懂得用很少的几句话来说明对其发展至关重要的那些因素：

我带有肉中之刺，我有太多的精神天赋（特别是想象力和雄辩力）和学识，我作为观察者成长迅速，接受了一种实际上很罕见的基督教教育，我与基督教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辩证关系。<sup>[11]</sup>